

來 歸



作創烽羅

來 歸

作 創 峰 羅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黎典俯身拾起一塊小石子，突然向一對燕子打去，原來燕子飛的很低，身子貼着茂草，就像擦過水面的蜻蜓，總是平鋪着翅膀。石子從牠們頭上拋過去了，一對燕子以不可言喻的速度鑽入了半空，一面好像用惡言咒罵着拋石子的壞孩子。

黎典通過這條草徑，前面就是一叢榆樹林，樹羣遮住了六月的太陽。夏虫正躲在矮草里亮着嗓門，沒有什麼好聽的韻調。黎典覺得耳膜刺痛，養身磁實在討厭這些東西們。

踢着草根，每一步全是重重踏下去，踩死幾個他才解恨呢；可是狡猾的蟲子們，早已飛開了。

牠們的叫聲，是仍舊不止的。

今天是禮拜日。在郊外還可以聽得見市內教堂的鐘聲，虛弱的餘音，斷續地飄來，在這里已經讓蟲子們的噪門壓倒了，聽不出來了。

過去榆樹林，西面有一道彎曲的小河，河的西沿還是平廣的草原，在草原的盡端，像一道長的土堤的那是中東鐵路哈爾濱到綏芬河間的軌道，黎典他可以看見那個香房小站的背影。

有一列火車向哈爾濱開來了，速度非常快，彷彿草叢里受驚的蛇虫，順着彎道蜿蜒地前進。到香房小站停留一分鐘，就匆匆地開走了，一條漫

長的車身漸漸沒入都市的建築物里了。

天上沒有雲。柳絮和蜘蛛絲在藍色的空氣里，輕輕地舞着，飄着，全是順着一個方向，忽上忽下地亂飛，牠們時常碰在黎典的身上，也有的掛在他的臉上，這竟也引起黎典的煩躁，兩手氣憤地揉擦着面頰，粉白色的面頰，被揉成淺紅色了。

他躲在樹蔭下面。兩隻手插進學生服的褲袋里。兩腳稍微分開的站着，並且傾出全部的視力向北張望。心顫異乎尋常的跳動，而身體却也異乎尋常的安靜。

一排樹蔭一會比一會縮短了。太陽伸出貪婪的紅舌頭，舐吮着田野上的朝露。

時候大概是在九點鐘左右的樣子。

黎典已經等得夠久了，他的小伙伴白鴛還不來，現在他有點兒不耐煩，心里在埋怨着，不是昨天下晚已經約好了嗎？既是說什麼都不成問題，就該早來，早把那事情解決才對。難道說白鴛又變卦了嗎？不會的，那末，爲什麼還不來呢？

兩架銀色飛機，在黎典頭頂的上空，像一對鷓鷹那樣盤旋，角逐着。隆隆地轟鳴着。

兩年以來黎典已聽慣這嘈亂的聲音，他雖沒有親眼看見飛機投彈，無理由的轟炸農村的莊稼人，不過那一副悲慘浴血的景物，無時無刻不在他脆弱的頭腦里刻畫着。

此外，他有過一個非常深的印象：那是去年秋天里的事情，就是在現在黎典站着的地方，偏東一里多地的郊野上，一個牧牛的孩子騎着一頭老乳牛，後面還跟着一頭牛犢，就被兩架演習機鎗掃射的飛機當做射擊的目標了，牧牛的孩子悄悄地從老乳牛的身上滾落在草地上，死了，老乳牛的某一隻腿受了彈傷，好像驚牛般的一邊吼叫，一邊奔回村子里去。至於那頭牛犢呢，牠莫明其妙地慌亂了，先是在草地上不規則地兜了幾個圈子，而後才追蹤牠的母親跑去；可是有一架飛機飛的很低，也隨後追蹤着牠，終於牠跟牠的小主人一樣被殘殺了，正是倒在一面慢崗上，血流傾注下來。枯萎的草棵全被塗紅了，一直塗紅到崗脚下。

黎典是這一件事情的當事人，那時，他被義憤激動了，他想將那個殘

暴的事實，描寫一段動人的，能獲得廣大的同情的故事，公佈給全世界的讀者；可是結果失敗了，當他將那事實如實地講述給他父親的時候，就遭了父親的教訓：

「這就是了，你們孩子們還是少浪費點熱情吧！」

「不能，絕不能的，爸爸，我，」黎典坦然地而且加重口氣說：「我還是在中國人啊！我對於這種暴行，不能不有一些表示的……」

「表示什麼呢？」父親捻着老經世故的短鬚，而後輕微的嘆息一聲，說：「你應當安分啦，孩子！」

「爸爸，我不相信你的話，你看豬該多末安分哪！……可是牠始終躲不了屠戶一刀！爸爸，我感覺到我們的性命，同樣是搏在屠戶的手心里，

安分和不安分全是一個樣！」

父親沒有繼續跟他分辯。從沙發上站起來，關住了客廳的房門，然後親靄地推着黎典的肩膀，一直推到臥室里去。他這才安心了；因為這樣一來，一切不安分的聲浪，才不至於洩流到外人的耳朵里。

父親變爲嚴厲的態度說：

「典，你一定要聽我的話：什麼也不許你講了！」

「我不！爲什麼呢？……我一定要將這事實宣布到全世界上去！我一定要……」

「好蠢的孩子噯！」

父親非常着急，說話的聲調如同一個外行快拉着未定好弦的胡琴。他

僕曲着背部用蓄着長指甲的無名指不停地磕打桌面。那樣情景，真像是立刻要遭到什麼兇險的意外似的：

「你不聽父親的話，你那就要『罪孽深重』了！……典！我容你反省，好好地反省一番……假如你什麼全不顧慮了，典，你就接受我最後的警告吧！……」

但是黎典並不爲「警告」所威脅，所屈服，當時他確實任什麼全不顧慮，他只是擔心着：假如父親再抑壓他的義憤時，他的胸膛馬上就要炸開了。於是他毫不躊躇地立刻要他父親說出「最後的警告」是什麼？

父親被迫的反而左右爲難起來。他白白地用無名指更加緊密地磕打着桌面，祇見鬚尾顫動，和粗魯的鼻息，而沒有語聲。

「你快說呀，爸爸，我什麼顧慮也沒有了！……」

「好，……好，」父親磕打桌面的那隻手，搏成棱角突出的拳，捶擊着自己凹陷的胸脯。現在他祇有一句話要說，然而，他又用來牽制着牠，牠彷彿一匹不馴服的野馬，而且又正奔馳在一面峻峭的山坡上，他手里的繮繩和嚼子完全失去效用了，於是從他的口里強制地顛簸出來：

「斷絕父子關係吧！」

當天夜里，父親就發現兒子失蹤了。

黎典是藏在同學白騫的家里。兩天以後，白騫將他逼送回家。在途中，白騫說：

「別再耍脾氣了，寡耍脾氣是不中用的哩。」

「書，我決定不唸了，」黎典鼓着嘴唇說：「明知道是那末一回事，那爲什麼睜着眼睛讓他們奴化！……鴛，你還要繼續下去嗎？」

「你說我不，怎麼行呢？我不同你；你父親有地位，你們又有錢，無形中就可以幫助你說話，我呢，祇好拿「王道教育」當做保護色，若不，我便立刻成爲無業遊民，那還了得；這年月，每一個「無業遊民」都該蹲監坐牢，都該死！」

這話已經相隔快一年了。

時局在這一年里變得更加險惡不止一倍。雖然白鴛仍在繼續讀他「奴化」的書；可是所謂「王道教育」不能再做爲他的保護色。至於黎典呢，雖然早已實踐他「決定不唸」的意志；然而，他父親的地位，他的資產，

同樣的，一點也不能幫助他。他和白鴛同樣是被「滿州國」當局目爲「不穩青年」，被監視着，被警告着……

在這猙獰，險惡，多元化的局面里，幼稚的青年孩子們，有的隨着環境窒息了，墮落，頹唐了，有的却被環境培養的像個聰明而矯健的猴猿。

黎典和白鴛就是屬於後者的人物。

他們是從整千整萬的，被壓榨，不，被屠殺者的血泊中培養出來的，在他們的胸腔里都藏着「反抗」和「復仇」的暗號，這是絕對祕密的，祇有黎典和白鴛他們兩個彼此公開了，並沒有第三個人知道。

不錯，並沒有第三個人知道。從他們將「反抗」和「復仇」的「理想」，更進一步走向「實現」的計劃，已經經過六個月——一百八十個晝

夜的長途程了，一直到今天他們才走完全程的半段路，其餘的一半，第一步就展開荆棘嶙峋的峭壁。

但是，他們倆並不氣餒，也不疲倦，他們倆的元氣，正像夏季里的向日葵，鼓蓬起圓潤的臉兒，倔強着脖頸，向着太陽吸收補劑，而後準備穫得肥碩的麥籽哩。

兩架銀色飛機，箭一般向東急駛了。放出濃厚的烟幕，好像層疊不窮的白雲團，橫亘在很大一面的藍天上，漸漸地由濃而淡的消失了，飛機也不見了，只是留着隆隆的餘音。

原來已經躲進榆樹林的黎典，他知道那兩架銀色飛機，已離開這塊草

原的上空，可是他又似乎不大相信，他在樹葉編織的空隙中消謎起眼睛向上窺尋着，傾聽着……

天空，和氣流全是乾淨的。

於是他安心了，好像被鶴鷹脅迫藏在草堆底下的鷄雛而後又得到解放那樣安心了。

他從林叢中走出來。樹影比方纜又縮短了一尺，熱度比方纜可加強了。

黎典彷彿臘像一樣，被高度的熱流沖洗着，同時心里異常焦躁；他流着汗。一邊抑壓着忿怒，一邊向西面張望：蔚藍的歡欣的天空如一張柔情的巨網，扣住都市的房羣，黎典想像那里正有失掉土地，失掉自由的人羣，在恐怖與死的控制下，好像是受了傷而且飢餓的鴿子尋摸食物；周圍

伸出無數浴血的魔手，伸出無數流吃水的烏槍，向他示威——這就是殖民地中，奴隸們生活的圖樣，

該多末不配合呀，在這樣晴好的天空之下，有這樣可怕的故事，這故事將永無良好的煞尾了！

「沒被切斷呼吸的人，爲什麼甘心躺在墓穴呢？……跳出來吧，趁着還沒有掩土的時候啊！」

黎典他自己似乎是站在墓穴以外，說着同情別人的話，然而，誰來同情他呢？他同別人一樣全是被人活活按進墓穴里的人；不過，他不甘心明白白白地讓自己更年青的生命窒息下去。他有着堅強的自信力：唯一的就是掙扎——掙扎所付與他的希望，不至於步步失望。

然而，今天黎典是有點失望了；在他所注視的方向，總是空虛，死寂，僅僅有叢茂而窈窕的細草，被陣風掀起宛如海潮般的巨浪，橫亘他的眼前，成羣的紫雲英，和野菊，像雜色的小蝶，潛藏在草叢里跳躍着。一會也不休息。

於是他賭氣走開了，他心里咒罵着失約的白鴛。而且決定去到白鴛的家裏斥責他一頓。

當他越過第一丘崗時，遙遠地有一個短小的影子出現了，樣子非常張慌地迎着黎典的方向走過來，從強健的步子，寬臂膀，禿光的腦袋，和藍布長衫……等等特點上，黎典看得出那個人就是他久候不來的白鴛。現在他雖然立刻感到了愉快，但是他仍是裝扮着盛怒的樣子迎上前去。

距離漸漸地縮短了。白鴛揚起寬肥的衣袖，向黎典招着手。喊道：

「小傢伙，……你等久了，等久了！」

有同樣的語聲，彷彿站在雲端里，打着豁亮的回響。黎典却是僵直地立住了，他沒有回答什麼，同時也沒有什麼表示。

他只是把白鴛一個「失約」的弱點擒住了，他預備向着這「弱點」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。他認為這在他們將來的事業上，是種必要的教訓。

「你竟把這事忘了，忘乾淨了！是不是？」

當白鴛要跟他握手時，他拒絕了，把右手避到背後去，並且那樣責備着。

白鴛更湊前兩步。拍着黎典的肩膀，笑着說：

「請原諒，實在是意外呢……」

「嘿、真巧！第一次就趕上意外啦，嗯？」

「你不要太火性啊，你聽我說：剛纔我家又被搜查了，……噯，饒倖的很！」

「什麼人去的？」

「××憲兵隊。」

「××憲兵隊？哦！爲什麼呢？是不是我們的事走漏了消息？」

「不是，昨天我們同班一個同學被他們擄去了，大概就是因爲這一點關係，從前有過類似這樣的事情，甚至一個同學遇難，全校要跟着遭殃的……」

「喂，我問你：」黎典浮躁地截斷了白鶯的談話，一邊扯着白鶯的長袖子說：「走，走着講。……那末，他們從你家里搜出去什麼沒有？」

「你能搜去什麼呢？我家里所有的東西，全像從盤古遺留下來的屍骸，全是冷靜的，死的化石和別的礦質……這些沒有靈魂的東西，是萬一也不會犯法的。……小傢伙，犯法的證據全在這裏呢！」白鶯他愛撫似的輕拍着左胸脯，他感覺到那顆充血的心，正在興奮地跳躑着。他繼續說：「可是，連鬼都無從得知啊！……我的心，是這樣的活躍着呢！」

「鬼，都無從得知？」

黎典小聲自語着。似乎有幾分懷疑；然而，他盡量讓懷疑的部份表現得不太真實，所以他趕緊把原來是疑問的口氣，改變為肯定的口氣；結果

成爲不倫不類了。

白鴛並沒有注意這些。他抱着宛如「望月」那樣明明和愉快的心情，挨着黎典的肩膀，向安靜的草原慢踱過去。太陽的光絲，在他眼前輝煌着金色的燦爛。他像一個更年青的孩子，偷偷地走入已熟的菓樹園，他的熱望將頭上的酷暑全侵害了。

沉黙着。互相保持所要說的話。也許他們彼此都感到從現在起，一言一行都走向更艱難的境地——艱難即是偉大的境地，於是都該特別鄭重，特別嚴肅。

終於黎典先開口說：

「鴛！我看看你的手。」

白鴛立刻將右手伸出去。黎典仔細看着手掌，而後，又用五指在手掌上來回地摸蕩了一會兒。不太滿意的說道：

「你這繭，磨的還不夠程度；你看，這一點也不硬呢？」

「可是，我一氣磨了五天。來，我看看你的——」

確真比白鴛厚得很多哩，掌心參差着黑色的龜紋。於是白鴛很慚愧，他讚嘆地說：

「你很好，看你的兩隻手十分像個『苦力』。」

「真嗎？」

「真的。不過你的頭髮也該剃掉了。」

「是啊，臨走以前我一定剃掉牠，太早也不行，我怕被老人看出破綻

來。」

「那末，你什麼問題也沒有了！……全預備好了嗎？」

「當然啦，我還要問你呢，」

白鴛笑了笑，表示沒有什麼問題。接着問道：

「我們應該定日期了。」

「後天怎樣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夜車，」

「好。」

「所有計劃，全不改變，你記住了嗎？」

「我已竟背熟了，小傢伙，那里會忘！」

原來的兩架飛機又從東面旋了回來，前面的一架尾巴上牽着很長一條線，線的終端繫着一個白色的布袋。另外一架在牠身後追逐着，機關槍在半空中張開牠乾脆的歌喉：

「嗒嗒嗒嗒……嗒嗒……嗒嗒嗒……」

「躲開！騫，掃射！」

「不是啊，你看，是射擊目的物——一個袋子。」

「啊！我們走開吧，走開吧！」

「我們永遠走開吧，小傢伙，後天見！」

白騫依舊揚起寬肥的衣袖。

二

在月色朦朧之下，都市的屋頂密結着，交錯着隆起的部位，白潔而柔膩的宛如坦露着的處女的乳峯。零星，散漫的白雲塊，彷彿尋花問柳的名士，飄灑地遊蕩着，有時漸漸低沉下去，展然地伸出手來，向處女的乳峯玩賞似的摸弄一下，於是她的臉上突然浮出差怯紅暈，一直那隻手按在別的乳峯上時，紅暈才從她臉上脫褪了。

什麼都安靜的像隻熟睡的綿羊。

然而，有一種無名的恐怖，在慘淡的夜空里潛藏着。一切靜的景物，

全如被姦死而後拋棄在荒野上的女屍那樣令人可怕。近郊和市內時而有單純的槍聲互相遙遙地呼應着，鞭子般的餘音，在半空中橫滾。

黎典一邁出自家的門檻，就開始留戀和珍惜他的脚印，每一步踏下去，都有生別死離以及什麼光榮的感覺傳播到他的腦子里。現在他的感覺特別聽敏：每向前一步，那血的混戰，越在他的眼前逼真，然而，對於他父親將傳給他的遺產，却越發渺茫了。

他悄悄地走出了大門，回頭用最後的一瞬，向那生長了他十九年的場所看了看，立刻蒙上一層人生空虛的意念，可是他立刻又把這空虛的傷感轉到憤恨上去。眼淚已經流下來了，兩道溫流向他冷靜的面頰沖洗着。

他從籬笆上摘下一朵牽牛花苞，又摘下一片葉子裝進衣袋里，於是

再也不回頭了，失了魂靈似的走開了。

但是，當他路過他的情人的窗下時，他就彷彿一隻蜜蜂一樣釘在窗外不動，他用顫慄的心聲招呼着情人的名字：

「白苹，白苹，別了！」

他打着冷戰，就像一陣秋風突然向着他侵襲。這樣他迷惘的痴態被激醒了，他發覺他少半身影子正印在粉色的窗帘上。這才驚愕地躲閃過去。然後他把一封寫好了的告別書，放進窗子裏面。他又把原來半開的窗子輕輕地掩好。

他忍着悲欲失聲的傷感，毅然地離開那垂着粉色的窗帘的窗前。一路上他儘用戰場上肉搏的幻景，來克制那些纏綿不絕的情緒。雖然是放縱了

遲疑的腳步；但是，新穿的那雙舊布鞋子，因為不習慣的緣故，走路還不十分方便。他似乎很胆怯，當他孤另另地走到郊外，常常因為樹影搖動，或則是一隻蛤蟆從他腳邊跳過，就嚇他一跳。他暗暗地咒罵着自己：像耗子一樣的胆子，^哪里是做英雄的材料呢？

歸終是沒有更好的法術使自己的胆子壯起來。最後他把別在行李捲上的鐮刀抽出來搏在手里。一邊用手掌磨搓着昨天剃光的禿頭，好像安了一半的心，可是他蒙到侮辱了；一切嘲笑追迫着他！他不能忍受，他簡直像一個瘋人掄揮起那把鋒利而又明亮的鐮刀，在他身畔不斷地閃着悚慄的光圈，被掃削下來的草屑向四外飛揚着……

現在黎典走到香房車站切近了。一共才三里多路，已經使他疲倦不

堪；他全身的精力，幾乎是溶解了，當他從路基下土砌的階梯登上月台的時候，他那搖晃不定的身子，差一些就被他揹在背上的小行李拖倒。

月台燈亮着。在皎潔的月光之下，它祇能保持它左近的光明，沒有多餘的力量，衝照到灰暗色的，比較遠的處所。午夜的風撩起溼潤的氣息，吹到不知所止的方向去……

黎典他孤獨地站在月台中央，非凡的寂靜拥裹着他，他在這憩息的片刻，他感到這世界，這人生的神祕性。從前他聽朋友講過，關於這個小站隨處記憶的一件事情，這事情和他現在的景况完全相同。——這是一個夢吧！也從子裡混進了不真實的渣滓，而且他也忘却了自己正是追隨那件事情的下個了。

他神經徬徨的展開了回憶的假想，在方而平的月台上，他找到了許多年青的脚印，這些去路不明的脚印，一個連着一個踏到遠方去了，他也看到了森林，山脈，荒漠，河流，野獸，以及他所要投奔的一羣——，在他想像里最富有詩意的一羣。

「偉大的生活啊！」

他以最諧和，最恬靜的心律，讚嘆着那未來的生活。每條血管里盪起輕鬆的漣漪，他立刻又忘却了疲倦。

他像一個常來往的客人，踱進了候車室。

他極力避免自己生疎的目光。這里僅僅有五六個候車的旅客，完全是莊稼人，一個個無精打彩地靠在長椅上，彼此都懷疑似的，絕不交談。惟有

營養失調的咳嗽聲，隱沒着痛苦的嘆息聲，常常緩和了候車室里的死寂。

在一株用高木桶栽着的櫻欄樹下，黎典發見了他的小伙伴白鴛，他坐在行李上，櫻欄樹大葉子蓋在他頭直上，遮住垂射下來的燈光。他借着黑暗向黎典用眉眼打個招呼。

於是黎典把行李擱在白鴛的身旁，坐下了。他故意用粗俗的口氣問：

「買票嘞？」

像一個鄉下人一樣；白鴛牢牢實實地撐着兩張車票，彷彿一不當心就有從他手里飛出去的危險。他並不回答，祇是將拳頭送到黎典的眼前，在拳縫中探出來兩張藍色的票角。

黎典又問：

「車，快開過來了吧？」

「嗯，俺們到月台上去等。」

月台上依然寂靜得像野外里一座荒涼的孤坟。

黎典和白鶯靠着士敏土的燈柱坐下了。黎典兩手扳緊白鶯的肩膀而且亂推的說：

「哈嘿！完全不像你了。」

「真是嗎？」

「你若是走在街上，我簡直就不敢認你。」

「真是嗎？那末，我可像莊稼孩子？」

「像，什麼地方完全像，你的臉，黑得真相襯。我一定不如你好，……」

……你看怎樣？」

「我看……倒滿好呢；不過，還有一點兒毛病——」

「哦！毛病在什麼地方呢？你快告訴我。」

白鴛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微笑着說：

「就在……哼，就在你的嘴上啊！」

最初，黎典還聽不出這話的用意來，他拿悶地思索了片刻，他才了解自己嘴的毛病是：好多說話。於是他望着月亮淡然一笑。

白鴛也笑了，他是望着當黎典在淡然一笑的時候突然地張開的鼻孔。

小票車已經從哈爾濱總站開過來了。列車從遠處傳來軋軋的輪聲，有時好像狂吼的暴風，有時好像大造飯鍋的沸騰。這些聲音，一會比一會清

晰，一會比一會迫近，而黎典留戀故鄉的心情，也一會比一會沉重了。

他出神似的呆望着遼闊而潔朗的夜空。繁密的星兒，鬼鬼祟祟地向他映着眼睛。他努力在天邊尋索着一個永久的樂園，然而這都不能滿足他的幻想呢。他在天的盡端，彷彿看見有一片波濤滾滾的濁流，他的心讓這濁流捲去了！

車輪聲，現在變成了急急叨叨的，悲悲切切的催別曲。黎典從行李上站立起來，心神十分不寧，兩腿發軟，他是久患傷寒病初離床的人，行動有些不得自主，但是他竭力掙扎着，恐怕白鷺看出來。

「後半夜的氣候，真涼。」

黎典他打了個很大的冷戰，趕忙用這話掩飾一句。

「這是你不慣夜生活的緣故哩。」

「將來……」

黎典剛一提起將來，就立刻想起了現在。一聲藏在聲帶里的嘆息，被他強制地嚥下去了。接着說道：

「噤，你聽這車聲……像什麼動靜呢？」

「很像殺敵的戰鼓！」

「噫！」他意外地怪異着，這回答是他絕不曾預料的呢，可是他也隨便附和一句：

「是啦，很像殺敵的戰鼓哪。」

檢查，盤問……什麼全都平安度過了。

黎典倚假在車廂昏暗的角落裏，光禿的頭幾乎插進腋下，做着迷茫的回想。車廂不時左右顛簸着，他隨着顛簸的起伏，像件行李似的左右搖動起來。

他是懷恨里摻雜着悲哀的，時而血氣沸騰，時而又心灰意冷，這種內心的矛盾，他從不以言語表現出來，即使在形態上，他也是想免強去掩飾它，譬如：他能把嘆息嚥到肚里，這在別的年青的人確是很難辦到的。

現在他睡着了。他悲淒地抽泣着，淚水汹涌地汎濫在他的睫毛上，最後，像從懸泉里傾瀉下來。

白鴛在一旁推醒了他。

「怎麼啦？你看你……」

「唔，唔……沒有什麼。」

「做夢吧？」

「不，我沒有睡。」

「你哭什麼？」

「你才哭呢！……這漢菸真厲害，把我的眼睛辣夠受！」

「可是，我還不覺得怎樣。」

黎典順手揩一揩眼淚，問道：

「等一會到嗎？」

「兩站多地啦！別再睡啦。」

白鴛說完，站起身來，向窗外探望了一下。

望不到山林。從濃厚的霧氣中，透出黎明的顏色。

三

黎典和白鶯到下車站，參雜在割麥工里面，總算十二分僥倖，得以混過嚴密的偵察網。

然而，這不能完全使他們安心，走出車站十幾里地，就是白樺林遮蔽天日的山路，生疎的山路中潛藏着猛獸，年青的孩子們是最怕這些東西的。

剛走進林子里，黎典就問道：

「聽說山林里是有虎，狼，黑熊和野豬的，……你知道，這裡可也有

嗎？」

「有是有的……」

「啊！假如我們碰見……」

「不怕，不怕，我們有鋒快的鐮刀哩！」

一邊說着；同時他們把鐮刀從行李上抽下來，給自己仗着胆子。白鴛

接着說

「我聽人說，在白天，山里的猛獸不常出洞的。」

「那末，到夜里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「有辦法，我們用乾樹枝攏起火來，野獸看見火，就不敢來了。」

「鴛，可是我們沒有帶來火柴呀！」

白鴛順手從衣袋里掏出兩匣火柴，遞給黎典一匣。黎典彷彿是在航海遇難船上搶到了一個「救命圈」似的，安心而且愉快的接到手里。

陰森，雄偉的樺樹林的樹梢上，在密葉稀疏的地方，露出着明快的藍天，東南風從高空掠過，常使樹梢上的枝葉搖曳不定，海嘯似的碩音，在高處傾軋下來，使他們跋涉在山路上的脚步也感動起來了。

灼熱的風，好像已達沸騰點的水蒸汽，在空氣里亂滾。黎典和白鴛都出汗了。當他們爬到一段比較立陡一些的山壁上，黎典喘息着，疲困的幾乎沒有移動兩腿的力量。他回頭看一看，下面是深不可測的山谷，他非常駭怕，於是他喊着白鴛的名字：

「……等一步！……拉我一把！」

白鶯轉過半個身子，笑着說：

「怎麼的啦，你？」

「快一點兒，我……我的腿邁不動步了！」

「喂！把你的鐮刀伸出來……」

黎典戰戰兢兢地把鐮刀伸出去，白鶯也把他的鐮刀遞下來，兩隻刀頂互相勾絞在一起。然後白鶯向黎典喊道：

「跟我上來吧，小伙子！」

他被拖曳過了那一段比較陡峭的山壁。前面可以俯瞰着廣闊而窪下的平原，沒有樹林，從山崖垂下的瀑布，到山腳匯成一條靜息的小河流，直向東方羣山錯雜，隱約可及的地方湍急地流去。

黎典和白鴛已經走下山腳了。時候剛到中午，暴躁的日光，火球一般的垂射下來，山腳下的岩石如同火烘的鉄板那樣熱。黎典再也不能勉強走了，他在一塊有樹蔭的斜坡上，突然將行李往草地上一擯就躺下了。

「應當歇一歇了。」

白鴛站在他的身旁，不同意的說：

「再趕一段路好不好呢？」

「不能，我的脚掌痛死了！」他用脚蹬掉自己的布鞋子，然後立起兩膝，將脚掌使勁抵在稍微陰涼的草地上。

白鴛看看這種情形，知道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也不會有什麼効力。於是，也把行李放下，原地坐在黎典身旁。一邊說着，一邊從行李捲當中拿

「槓子頭。」

「也好，……歇一會兒，喫點兒再說。」

黎典在半醒的狀態中，想起了許許多多的事情，第一，就先想起了他的情人白萃，現在大概正是抱着他的告別書哀痛地哭泣着，而後，也許讓他這悲壯的氣慨激動了，又在萬分興奮地默祝着他——一位少年英雄永遠像太陽一樣平安和光明，永遠，永遠的……

他就好像得到了什麼頂大的安慰似的，身子在蔚藍的空中飄浮起來，彷彿一個幸福的安琪兒，展開愉快的翅膀，向着極樂的地方飛翔。

當他想到艱苦的時候，他從萬仞的高空跌落下來了，墜入萬仞的深淵；沒有平安和光明給他發現！多末危險的生活啊！他想，這就像還有神

經和呼吸機能的人，活活被暴徒推進墓穴里一樣，然而，他想到這的時候，一種絕大的慚愧將他喚醒了。

「活活被暴徒推進墓穴里一樣！」

不錯，他一邊默語着就睜開了眼睛。赤紅，灼熱的火球，正像一個暴徒接任他的眼睛，眼眶骨，太陽穴，以及兩額上部，立刻脹痛起來，眼前浮出黑色的，而且模糊的漩渦。

現在他已規定了這暴徒的象徵——赤紅，灼熱的火球。——一切的惡反感，完全歸咎在它的身上，也就是它活活要推他進墓穴里去！

「不！」

黎典又暗自否認那話了。不能這樣說！是的，固然，推到墓穴里去，

是事實；但是，還有神經和呼吸機能的自己，能不能束手讓自己的神經和呼吸慢慢地死靜下去呢？

「不能的！」

他叫出聲音來，像個有羊癩瘋的人，四肢在草地上猛然伸縮了一下，憑着他所有的力量。而後，兩隻手臂用可怕的攫取姿勢，突然衝破周圍安靜的空氣，同時更加有力的叫道：

「從黑暗里，從陰沉，死寂的黑暗里！……用我的兩隻手挖掘出愉快的光明！我，我必然消滅黑暗里敵人的一切！……憑着我沒有冷疑的血！」

嚼着「槓子頭」的白窩，看見黎典這種莫明其妙的憤慨，就莫明其妙

地停止咀嚼了。一直是閉着嘴，一直等黎典停止了憤慨的叫囂，原來含在口中半碎而乾硬的餅塊，已經濕軟了，吞嚥下去了。

「現在你感覺很興奮嗎？」白鶯問。

「興奮。」黎典漠然地回答着。

「那末，我們趁着興奮趕路吧。」

「再歇一會兒。」

黎典微閉起眼睛，復又沉入半睡的狀態里。

在東北方的山巔上，捲起成團的烏雲，每團都是濃淡可分的交疊着，洶湧地升騰着，如同從火山口里噴射出來的煙氣一樣。縱橫面積非常迅速鋪展開來，接着東北方凡是在烏雲勢力下的青青的遠山，碧澄的河流，以

及嬌綠的樹羣和草原……全變爲黑色了。

帶着陰氣的冷風開始偷襲了。

沉雷擂動着，好像是助陣的戰鼓。

「穿上鞋子吧。」白鶯催促着說：「暴風雨來了！我們要快走，找個人家避一避。」

「還不見一個村落的影子哩。」黎典穿着鞋子，嘟囔着。

「我想，爬過前面的山，一定會有的了。」

距這里頂遠不過五里路前面的山，並不很高，也不嶙峋難攀，祇是較平地陡起幾丈高罷了，上下都有紆迴的小道，自然不會有傾跌危險的。

登到山頂上的時候，白鶯果然發現了一個小村落，他意外地高興起

來，遙指着十幾家破落的屋頂，向黎典說：

「喂，你看，……有人家了！有人家了！」

「好像是漁戶，晒着的是漁網。」

「不管他。我們快跑下去。暴雨就要來了。」

「一里多遠，不用慌，總不至於挨澆的。」

風越發癡狂起來。在烏黑的雲頭上，生了一層幾乎透明的白雲，恰像澎湃着的浪花。閃電以驚人的速度，從草原上曲折搖擺地通過烏黑色的雲層，鑽到最高的空際，讓澎湃的浪花——透明的白雲——淹滅了。於是一聲乾脆的大雷響了，地球搖動着……

黎典和白鴛剛剛跑過全程的一半，稀少的，大而有力的雨點就從天上

投下來了，漸漸地增密起來，最後就像盆潑似的注下，它的密度幾乎隔斷了視線。

可是，這時黎典和白鶯已經跑到了村頭，他們沒頭沒腦地鑽進第一家的房門，一個五十幾歲的老人，正在整理着漁網。他看見兩個陌生的青年小伙子闖進門來，很覺駭異，於是停下手里的工作，燃了下蒼白的短鬚，愁俗的，口吃的問道：

「你，你，你們是幹……麼的呀？」

白鶯回答說：「我們哥倆是行路的，現在雨下得很大，借光，讓我們在這里避一避。」

「你們上……甚麼地……方去呢？」

「到背山屯去。」黎典很爽快地回答着。他坐在炕沿上脫掉「兩隻沾泥的鞋。」

老人對這回答，似乎有什麼疑慮，他不住打量着黎典，轉過來又打量白鶯。而後把手里的漁網搭在木架上。取出插在腰帶間短小的漢菸袋，點着袋菸。現出另一副悠閒的面孔，不像方纔那樣口吃的說着：

「你們到……背山屯去幹麼呢？割麥工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是臨時工。」

黎典接過來說道：「老伯，聽說現在那裏有很多義勇軍，可真嗎？」

「哪裏是義勇軍呢！……紅胡子是有的，……可是，眼下不知道跑到甚麼地方去了。」

「跑嘞？」白鴛說：「那才好呢。但是他們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」
……最近，老伯你可聽說過嗎？」

老人連連搖著頭。由嘴角噴出一口很細的煙條，隨後又從嘴角擠出一口吐沫。

老人，黎典，白鴛，各懷心事的沉默著。閃電，雷，和雨盡量發揮著至情，有的時候，它們的至情合作起來，便近於一種恐怖的顛狂，於是這殘朽的小房顛簸了。

白鴛脫下了短布衫，光著上身，兩手用力絞擰着布衫上的雨水。他一陣陣發冷，打着寒噤，牙齒輕輕地抖擻。老人看出來白鴛發冷的樣子，他就非常慈祥的催促他們說：

「你們讓大雨澆壞了……我的炕……溫着呢，上去，……上……去，」
他更殷勤的把他的破被子扯開來。「暖……暖……你們一，一定是跑累了
吧，你們睡一小覺……雷頭雨，下不常呢，醒了，天也就晴了。」

雨還是繼續下着。

黎典和白鶩像兩匹疲困的小馬似的，蓋着老人的破被子睡了。

老人披着簑衣出去，不久就回來了，他領來兩個魁偉的漢子。老人把

黎典和白鶩喊醒，說：

「小夥子，起來，我給你找着工作了！」

白鶩爬起來揉一揉眼睛，奇怪地反問道：

「什麼工呢？」

「割麥臨時工：快跟這兩個夥家去！」

黎典看着兩個漢子獐狎的面孔，一邊提着鞋子說：

「我們不願意跟他倆去！……我們自己會找。」

「不行！」一個漢子扯住黎典的胳膊說：「這是俺們這裏的規矩：不用你們找我們，我們自會來找你們，喂，揹行李，走！」

白鴛早把行李揹起來了。他看黎典還不肯揹起，心里很急，似乎生氣地說：

「揹起來走吧，還猶豫什麼呢？」

黎典雖然揹起了行李，兩條腿仍舊不肯移動。

「神氣一點兒，做大事的小孩子！」

那漢子一邊說，一邊扯起黎典的膀子，拖出了門外●
四個人頂着雨走了。

四

在未受審的時候，白鶯就全明白了，因此他很坦然。他單獨的被拘留在又濕又黑的小洞里，但是，他的腦子里却湧起美麗的，光明的思潮。

很短的時間：他過的十分焦躁，他從木凳上站起來，在腐草上亂踱一陣。蛤蟆和小老鼠沒頭沒腦地橫竄豎跳起來，並且突然地駭叫着：

「咯哇！……咯哇！……咯哇！……」

「啾……啾啾！……啾啾啾！……」

他很有禮貌的，用手指關節輕輕地敲着笨大的木門，然後，他把耳朵貼在門縫上，企圖聽得門外看守的回答，然而他祇能聽見遲緩而均勻的脚

步聲以及遠處雷的轟鳴聲。

他加重一點敲着門。從門上震下許多土屑落在他的頭上，他拂去土屑，更重地敲着。

看守用槍托可勁戳打着門。大聲地責罵着：

「他媽的，你給我安靜一點兒！……你是等不得死啦嗎？你他媽個不吃人奶的小賣國賊！」

「朋友、不要罵我，我不是賣國賊。好朋友，請你替我傳一聲，我要見見你們的隊長，行不行？」

「放屁！」看守又用槍托戳一下門，「你老老實實地給我呆着吧，看你再出聲，我就揍死你這個小兔崽子！」

這所有的責罵，並不使白鶯生氣，也不使他感到污辱，恰恰相反地，他確是得到安慰和光榮了，他貪婪地傾聽着那看守的罵聲，惟恐遺漏了一句，或一個字，一直他聽到看守遲緩而均勻的脚步聲又開始了，他才把耳朵撤回去。他覺得現在的事情過於滑稽，滑稽的能夠使他發笑；但是，他嚴肅了自己的態度，制止住它。

他立時又恢復了原來的焦躁。隔一會兒他又敲起門來。

「他媽的，你真是等不得死啦！」

「好朋友，請你告訴我：我的同伴現在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隊長過他的堂。」

「我也要去過堂。」

「過你媽個蛋吧！」

「怎麼又罵人？」

「我生來就沒有罵過——！」

「現在你不是在罵我嗎？」

槍托又戳在門上。同時看守咆哮起來：

「我他媽罵的是狗！是畜牲！……我罵的一點也不解恨，我要活噓了你！」

白鴛很能原諒，很能了解似的點了點頭。可是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他越發覺得焦躁不安，他希望立刻叫出他去受審，那末立刻就冤白了，而且立刻也就變成一條戰綫上的戰友了。

事實是不可能的，時間已經過了很久，還是沒有人來喊他，於是他胡思亂想起來：他認爲把他關在又濕又黑的小洞里面自消自滅地死掉，是對於賣國賊，漢奸之流的一種刑罰，現在他埋怨義勇軍對於賣國賊，漢奸等的懲處過分優待了，這是不應當的，在報復上起碼要彼此相等——執行槍斃或砍頭。

他假設自己在這洞里自消自滅地死了，他除了以不得如願以償引爲終身遺憾而外，沒有一點怨天尤人的地方。他將永遠的微笑着，像被雕塑成的一個樂觀的人像那樣。

他非常愉快，心里又覺得非常難過，終於，他流淚了，淚是悲壯的。很久，很久以後，門開了。一個兵士喊着他的名子，把他押送到離這

山洞不甚遠的隊長室里。

隊長很年青，大概在二十七八歲左右，生着很長的連鬚鬍子，眼睛像鷹那樣銳利，在深陷的眼眶里放着光，他是異常鎮靜地坐在炕沿上，另外還有四五個人坐着或站着。

隊長向白鴛頭上脚下仔細打量了一會兒，望着左右的人笑了笑，然後用爽快的喉嚨追問着白鴛：

「你就叫白鴛嗎？」

「我叫白鴛。」

「十七歲，對嗎？」

「嗯，十七歲。」

隊長沉默了片刻又問：

「你和黎典是從滿州國什麼機關派來的密探？關東軍呢，還是警備隊呢？」

「全不是！我是學生，我反對滿州國，我反對××帝國主義！我是來投義勇軍的！」

「你不要騙我，你的同伴已經承認了，你是關東軍特務密探，你知道嗎？軍事間諜應該槍斃的！」

「但是我們不是！」白鶯坦然的，亢奮的叫起來。他更走進兩步，他企圖把自己的態度和話語讓隊長看的和聽的真切些，於是他像一個老教徒作誠摯的祈禱似的剖白自己，聲調異常嚴整：

「我十二分相信你們絕不會誤會我們的，我們從家里逃出來，從虎口里逃出來，我們兩個年青的孩子，經過了許多危險，幸喜找到你們了，快允許我們加入吧！我會放槍，我會寫字，我什麼全敢做：……我不會做反叛，不信，剖開我的心看看！」

這一段沉痛的伸訴，使每個人的面孔突然緊張起來。隊長竟感到無以答對地從炕沿上站起來了。他在靜寂的，昏暗的房子里悄悄地踮躑一圈，最後走近白鶯的面前，兩手扣住白鶯兩條路臂，緊緊地扣下去，搖動着，俯下身子說：

「我的孩子，你恨我嗎？」

「不！」

「你不恨那個打漁的老頭兒嗎？」

「也不！」

「你恨誰？」

「XX帝國主義！漢奸和走狗！」

其餘的人們一齊向白鶩圍攆過來了，白鶩的話，彷彿是有刺激性的氣體，在他們身圍侵犯着，這些人起了一陣熱烈的騷擾。

一個名叫徐本凡的，他是這遊擊隊里的參謀，他首先喊道：

「同志們！大家把他舉起來！」

白鶩立時站在大家的頭上了。

「我們的小同志萬歲！」

「遊擊隊萬歲！」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

壯烈的，有力的呼聲，像迎頭巨浪一般向白鴛猛烈地拍擊着，沖洗着……他暈旋了，呼吸幾將窒息了。

他被派到宣傳部里去工作，在那簡陋的房子里，已經有三個人，用墨筆在粗糙的紙張上揮寫着標語，有一個正在停筆構思，怎樣完成他的未完成的宣傳畫。每個人的工作都顯得愉快和緊張。

黎典也在那里，他站在一個面目清秀，瘦小如書生的身旁，那人一邊揮着筆，一邊耐心地對黎典談論着什麼。

參謀徐本凡把白鶯介紹給大家，於是他的兩隻手被三個人握住了，他被稀有的熱情，將神經迷惘，他感激的週身動盪着輕微的戰慄，然而，他分別不出這是自己的或是別人的。

黎典從他們身後擠進來，他極力用快活的表情掩飾着他的不快。他說：

「你也來了！」

「你也是派在宣傳部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好極啦！」

參謀徐本凡走了。白鶯自動地向大家介紹自己的履歷，講到年齡的時

候，畫家孫國基很驚訝的說：

「啊，原來你比黎同志還小兩歲呀！」

「太小了。」何宣傳員插嘴說。

「有媳婦沒有，老弟？」

好開玩笑的老劉，把白鶯的臉逗紅了。白鶯連「沒有」兩個字都說不出口，搖一下腦袋，就走近寫標語的長桌前。他說

「你們真忙啊！」

「你們來得恰好，」何宣傳員拿起筆來向視台上醮了醮說：「兩天之後我們要做出一大批宣傳品哩。」

「做什麼呢？」白鶯問。

「那是準備進攻葦沙河用的。」

「快給我筆，我也要寫了。」

畫家孫國基阻止着白鶯說：

「你們今晚休息一休息，你們走了很多的山路，一定很累的呢。」

「不，不累！」白鶯的眼睛在桌子上搜索着有沒有敷餘的筆。黎典也隨聲附和着。

互相堅持了好久，終於老劉給找出兩隻筆來，一人遞給一隻，並且笑嘻嘻地說：

「工作也是一種最好的休息哩。」

於是大家一齊開始休息了。

白鷺揮筆就照寫一張：

老百姓們！我們趕快聯絡起來！把敵人打到大海里去！

然而黎典還沒有動手。

五

兩天以後，大隊果然向葦沙河出發了。

不整齊的隊形，不整齊的服裝，不整齊的槍械，向着七月的朝陽，散漫地前進，並顯不出這義勇軍的偉大，他們在遼闊的草原中，在雄巍的山森中，在碧藍無邊的天空之間，反而顯得渺小了，有如一羣螞蟻那樣渺小。

沒有了田禾，

家也沒有了，

我是種地的呀，

我亡了國！

我忍不住飢餓了，

我忍不住敵人壓迫，

我的鐮刀，

要向他們頭上收割！

什麼時候啊，

我的寶貝

再割出禾？

這歌聲，不是音樂家給製定的。這歌聲，宛如天然的松濤，這歌聲，抑揚，悲壯，可愛，無一不是由情緒的熟練中陶冶出來的。

這遊擊隊里十分之八是失了田地的莊稼人，這隻歌是他們唯一的安慰，漸漸地其餘十分之二職業不同的隊員也被這隻歌所感染了，一到他們出發的時候，在征途上，大家常常是不約而合地唱起來，抑揚，悲壯，可是聲音並不甚大。

黎典揆着宣傳品，裹在大隊當中，起先心里一陣一陣感到失望，他這
樣對白鸞說：

「你看，這樣可能打勝仗嗎？」

「你用什麼證明我們的勝敗呢？」

「太不成個樣子啦，沒有紀律，衣服亂七八糟的，你看，還有那末多拿鎌刀的哩！」

「你再不可以向別人這樣說！這種證明不應該從你的腦子里想出來，種證明如同輕視你自己啊！」

「你以為我說錯了嗎？」

「自然是，你小點聲吧！」

黎典暫時不響。他壓制着要分辯的話，轉而去對義勇軍懷疑，對白齋懷疑，最後對於自己也懷疑了。

一直等到歌聲由幾個人而擴大全隊時，他似乎也被這抑揚，悲壯可愛的歌子所感染，他那種銷沉的意念，隨着歌聲的擴大復又逐漸熾燃起來。

他並不怎樣興奮，他好像是站在另一個世界，來傾聽這隻美麗的歌，不，他好像是躺在春光綺麗的孤島上，粉紅色的櫻花下，傾聽黃鶯的巧囀，完全被陶醉了。

陶醉的心情，隨歌聲的抑揚起伏着，連他都莫明其妙；爲什麼自己的感情比玻璃上的水銀還容易流動？而牠流到窪陷的地方也特別容易靜止？

大隊從打漁老人的村子經過。歌聲在那里更加響亮起來。村子的女人們早把預備好的黑麵餅和煎熟的魚片，讓自己的孩子們送到戰士們的手里。這些珍貴的禮物，都是毀滅自己的食慾，節減下來的。

然而，這禮物太少了，有五分之三的戰士沒有得着；然而他們得到精神上的鼓勵和安慰了呢。

尤其是白鴛，被感動的幾乎要落淚，他看着黎典手里的黑麵餅出神。
黎典誤解地問：

「你要嗎？」

「我要……哭了！」

「你是不是想起來你家的白麵餅呢？」

「鬼話！」白鴛的神氣很不好，「你不瞭解我……你不配做我的朋友
啦！」

停留在睫毛上，感動的淚珠，被氣得流下來了，連忙用手掌揩下去，

翹起嘴唇，一聲也不響。

黎典順手把黑麵餅放進白騫的衣袋里，並且低聲說：

「你真哭啦，可是你生氣我嗎？」

白騫沒有回答，立刻將衣袋里的餅拿出來，又塞進黎典的衣袋里去。

「誰要這個！」

「你不也需要安慰嗎？」

「我不需要……！我的情感快要死絕了！」

其實，這是白騫滅着良心說假話呢，他爲了振作自己的低能，爲了克制自己浪費情感，他不能不這樣說。但是，他想不到黎典因此對他發生了隔膜，這隔膜起的好像一陣旋風那樣突然，那樣令人混亂。

黎典冷丁地想起來，在那被塞進黑麵餅的衣袋里，還藏着一個牽牛花苞，和一片牽牛花葉，「給壓壞了吧？」他暗暗地怨恨着白鶯，他覺得這個比他年輕的孩子過於放縱無情了。一賭氣把餅拈出來，他從張開的衣袋口向內窺探，葉子果然破碎了。

由於牽牛花葉的破碎，聯想起此刻情人如何憔悴的形態來，剎時間，他好像老了幾歲的年紀。

背後有蒼老的聲音呼喚着：

「那兩個小夥子！……孩子們……」

當黎典和白鶯回過頭來的時候，那打漁的老人，正踉蹌地跑上前來，他揚起胳膊着急的，口吃的說：

「我，我對不起呀，……我對……不起呀！」

「老同志，你客氣什麼呢？」黎典說。

白騫接着說：

「老大爺，你的炕還溫不溫哪？我們再去睡一覺好麼？」

老人趁意地笑了笑，然後停住脚步說：

「拚命幹吧！小夥子們，到冬天有熱火炕頭給你們哩。」

黎典和白騫隨着大隊走遠了，老人像個孩子似的，跳起腳來向他們擺揮着手……

晚上，大隊渡過了西額勒河，又趕了十多里路，天已竟完全黑了。這里距葦沙河僅僅有五六里地的光景，隔着一段山，山上長着櫛密的榆松之

類的老樹。

隊長命令全隊在這里暫時屯紮，一面休息，一面討論進攻葦沙河的策略，一切都佈置妥當了，隊員們一個個異常緊張地飽餐戰飯，小心地檢察着自己的槍和子彈，向細的樹枝上試驗刀鋒，一百五十顆跳躍的心，共同等待着——夜深十一點鐘。

宣傳部全班工作人員，正在一棵蒼老的松樹下唧唧喳喳談話。畫家孫國基對黎典，白鴛說：

「一定不能慌，一張一張全要貼牢……」

老劉截住說：

「你們跟他學，他是地道的畫匠兼糊裱匠啊。」

「講正經事，你也開玩笑，」何宣傳員攔住老劉說：「留着你的嘴吧，等一下要不夠分配哩！」

「你們跟他學；」畫家孫國基指着老劉說：「老劉是個滑稽說客，他能夠把哭着的老百姓說笑，這真是本領，旁人誰也不行。」

「本領？」老劉說：「這種本領是個人就會的！……我真膩煩這個了，老劉今夜也許他媽改改行哩……」

他說完之後，一隻手槍從腰里抽出來，拿牠故意向畫家孫國基面前晃一晃。何宣傳員驚奇地說：

「啊，手槍！……老劉，你從哪里弄來的？」

老劉笑着說：「自有我的本領啦……」

「有子彈沒有？」畫家孫國基眼睛盯住老劉手里的手槍問。

「沒有子彈有什麼用？喂，二十多粒哪。」

何宣傳員哀告地說：「借給我吧，真的，老劉，你叫我幹什麼都可以呀。」

可是老劉向何宣傳員擠一下眉眼，又把手槍插進腰里並且回答道：

「等下一次吧，打漁的韓老頭兒一定能借給你哩。」

在黑色的夜幕下，白鶩的小眼睛，向老劉的腰間閃閃爍爍着光芒，它像一隻貪吃的馬蜂似的釘在那里。他心里却在想着：假使那隻手槍能到自己手里，該多末快意呀。

隊長和參謀徐本凡走過來了。他們在白鶩和黎典的身前稍微停留一

會，然後，隊長向畫家孫國基囑咐着說道：

「你，你們加意照顧這兩位小同志，絕對不允許他們到最前方去。」

大家答應着。白鶯不服氣地看着隊長賴糊的背影，他要向隊長申訴必到最前方去的理由，然而，他的抗議被「絕對服從」四個字所說服了。

六

第二天傍晚。

黎典獨自站在窗外，脊背倚着窗台。他望着金黃色的落霞發着痴，他好像剛剛做完一場大夢，興奮的，恐怖的，以及悲痛的，全都變成了空虛。他的心，正像黃昏樣的迷茫，昨夜里的嘶殺吶喊，在他的記憶里已經淡薄下去了；然而，他還在不規則地回憶着它們。

那兇惡的人與人的搏鬥，他有生以來祇看見過這末一次，他雖然沒有參與這次搏鬥；可是，那槍聲，那炮火，已經重傷了他的心，直到現在，

他遭受的重創還沒有完全平復，每一段回憶，都足使他即將平復的重創起了裂痕。

他彷彿得了什麼重病一樣，眼皮沉重也垂下來，眼睛祇剩一條很細的線了。全身也非常酥軟和疲困。對於兇惡的戰爭，自己是懷着胆怯的心情的，這一種隱密，很使自己的心神不安，那就像向着最摯愛的伴侶撒了一個大謊似的，慚愧是長期的存在着……

然而黎典對於白鶯的勇敢，十分之七八是嫉妬的，這種頂下流的意識，連他自己也覺得大可唾棄，但也許具有智慧的人類的人性都是這樣的罷：當所謂「公正」不利於己的時候，就要起邪念了，唾棄，不過是自己良心上的譴責，而事實對於對方的嫉妬並不會因此而減少的啊。

另一方面呢，他也在憎恨着自己不長進，至於不長進的理由，他不願意吹毛求疵地去追究它。

天已經昏黑了。在遠方的山羣和樹羣漸漸地模糊成一片。在比較近處的樹林中，有歸宿的鳥們，拚命的吵鬧着，尖銳的聲音，向沉寂的夜空里掃射。

烏鴉低低地飛着，沉默着。黑色的大翼，編成可怕的網，帶着喳喳的巨響，從黎典的頭直上掠過去。

打漁的老韓頭來了。黎典挺起了身子，隨便向老韓頭打一聲招呼：

「你來了……」

「來了！」老韓頭扯着黎典的手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。而後伸長了脖

子向屋里探望一下。「他，他怎麼樣？……不要緊嗎？」

「你說的是誰？白鴛？」

「是他呀，是，是他呀！」

黎典搖一搖頭：「很重！」

「我可以進去看看嗎？」

「可以，你跟我來……」

脚步很輕，幾乎像貓一樣走進去了。屋子里比外面還黑，僅能辨出有幾個人影，認不出誰是誰的面孔來。

隣老頭問：

「這孩子在哪里呢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老劉聽着這生疎的聲音，奇怪地反問着。

「是我呀，老劉，你真發昏了嗎？……我，你怎麼都聽不出來啊。」

「噢，方才哪里像你的語聲呢？」老劉走向前兩步：「這末晚啦，你來幹什麼？」

「我來看那個孩子，他還在……這裏嗎？」

何宣傳員劃一根火柴，點着了懸在牆壁上的小煤油燈。微弱的光亮，向四壁不安定地跳動着。屋子里的顏色，慘澹得令人可怕，人們都扳着陰森的面孔，恰如古廟中的偶像。

老劉引着老韓頭緣着炕沿向里走。何宣傳員，黎典，畫家孫國基和兩個值班的看護士，都跟在後面。走到炕的盡端站下了。老劉說：

「你看吧。」

白鶯像似睡着了，眼睛閉得很緊。身上蓋着一條藍色骯髒的被單。腦袋露在外面，稚小的樣子，簡直像十二三歲的孩子。

「他睡了？」老韓頭說。

「不是，」老劉回答，「他……在發着昏呢。」

「發昏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很重啦！……老……劉，你，你害了這孩子啦！」

老劉輕輕地嘆一口氣。而且把要聲辯的話吞到肚子里去。他回過身子捻小了燈火。於是，大家又靜悄悄地走回靠門這方面來，老韓頭開始向老

劉責難了：

「真是，我萬不該把槍借給你，你挺大一個人……就那樣粗心……噲
噲，孩子偷去你的槍，你都不知道！……你看，孩子受了重傷，這不是你
害了他嗎？」

「那有什麼法子呢？我早就向大家認過錯了。孩子已經是這樣，說什
麼也都無濟於事……假如要絕對把不是全推在我身子，那也好，等孩子有
那末一天，老劉我也跟去！」

「歸終是你一個人的不是；你若不強借我的槍，孩子哪能夠受傷呢？
好，我的槍……也讓隊長沒收啦！再有，隊長還要重辦我，這才是有冤沒
處訴哩！」

「讓我說，誰也不必埋怨誰，」何宣傳員從中排解着說：「韓老伯借給老劉槍，爲的是打敵人，白騫偷老劉的槍也爲的是打敵人，雖然他反被敵人打傷了，但是，光榮終歸是屬於那勇敢的孩子，同時，也是韓老伯的，老劉的，以及我們全隊的光榮，全中華民族的光榮！」

老韓頭思索了半天。說：

「可是，歸終隊長還是得辦我，你們說，這也算做是我的光榮嗎？」
畫家孫國基拍着老韓頭的肩膀，微笑着說道：

「韓老伯，我來給你保險：隊長萬一也不能辦你的，你知道，他是太痛惜那個孩子了。」儘可能不讓我們的後備軍遭受一點危害。」這是他常常向我們提醒的話。現在我們的小同志意外地遭受到敵人的危害了，這誠

然使隊長傷心，可是讓他忘記韓老伯和老劉的好意，那也是不會的，絕對不會的；我們的隊長不是一個糊塗虫啊！」

老韓頭恐懼的心，讓何宣傳員的嘴說得恢復了平時那樣溫暖了，臉上不時地盪漾起欣慰的皺紋。當他的目光，觸及白鶯的模糊的面孔時，那欣慰的皺紋，立刻又隱藏起來。凹陷的眼窩里懸掛着兩滴水珠。

他默無一言地跨過門限。也不回一回頭，徜徉地邁着脚步。一邊好像自語似的說：

「你們好好地照顧那孩子啊！……」

「回去嗎？……韓老伯，你回去嗎？」何宣傳員站在門外這樣問。

老韓頭沒有回答什麼。在輕快的夜風中裹來不很確定的「唔，唔，」

的語聲。隨後，老韓頭的背影就被黑暗吞食了。

於是大家又回到昏黯的房子里。

黎典坐在靠門的炕沿上，兩條腿分開，懸垂着。臂肘撐住大腿。兩隻手托着下巴。半睜的眼睛盯着地下。繼續他的空虛的幻想。

從何宣傳員口中說出許多光榮，簡直像幾十隻冷箭，射中黎典的心上，他真的感到痛苦了。他不很同意何宣傳員方才對於「光榮」兩個字那樣的解說。他是說：爲什麼必以悲慘的結局，才算是光榮？而且他想：從痛苦中，或則是從死亡中，得到了光榮，對於自己有什麼意義！

粗糙的玉蜀黍米，在他的胃里膨脹着，呼吸又窒悶起來，於是他伸直了腰板，嘆一口長氣。接着就仰面朝天地倒下了。

「你總是唉聲嘆氣地，發什麼愁呢？」畫家孫國基說。

黎典又嘆一口氣。

「光愁也不行，你一定要掙扎起來！類似這種不幸，我們不知道經過多少次了，也許，因為你是初次經過，再一次，你就能好多啦。」

黎典復又坐起來。身子貼近畫家孫國基，嘴里發着沉鬱的聲音：

「我求你給白鴛畫一張像……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他沒有希望了！讓我留下他的影子。」

「沒有什麼必要，讓那隻勇敢的影子，永遠留在你的心里吧！」

畫家孫國基付與黎典的淡漠的失望，隨着時間的進展模糊了，消滅

了。那未來的，不知道有多少次的不幸，彷彿是實景的速寫，全部映進黎典的眼睛里去，生動而逼真，於是他又打一個長而淒惻的唉聲。

忽然，白鴛喊叫起來。兩個看護士和其他的人一齊擁到白鴛的身邊。

何宣傳員捻亮了燈。白鴛的眼睛睜開了。

一個看護士問：

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白鴛的眼球，用力往上翻一翻。

另一個看護士問：

「你要什麼？」

白鴛的眼球，又往上翻一翻。嘴唇抖了抖。

老劉自己溜出去了，隔一會兒和隊長一塊兒回來。這時候白鶯正握着黎典的手呢。黎典俯下身子問道：

「你痛苦嗎？」

白鶯勉強地微笑着，而後遲緩地搖一搖頭。

「你寬心吧，你會好的……」

隊長從黎典的手里接過白鶯的小手，他感覺到異常的發涼。他問：

「你明白嗎？」

白鶯用力牽長着嘴角，讓笑容更真切一些，好使隊長安心。

於是隊長又問：

「你認識我是誰？」

「……隊……長。」

他突然閉起眼睛，隔一會兒張開一道很仄的縫，白眼球在里面顫動起來：

「看不……着……我的……媽……媽了！」

「他死了！」

黎典這樣叫喊起來。他的心里空了，什麼都沒有了。

七

有的葉子還向白樺樹的長枝挽留它的風燭殘年呢。禿光的，細長的枝條，已經在清冷的高空中，彈着驚人的音響了：

「喔……喔兒……喔兒！……」

尖銳的調子，不斷地從山上壓迫下來，它一面追趕着成羣的破碎的葉子，從山上一直給逼到山下的比較低窪的地方去。曾拘禁過白鶯的小山洞的背後有塊五十米面積的墓地，幾乎讓白樺葉覆滿了。在那塊墓地里埋葬着九十四個英勇戰士的遺骸，這之中，有白鶯一個。

這墓地是最使黎典注意的場所，他有這樣的確切記憶：在某月某日增加幾個坟墓，在他知道增加的數目中，他能記得某個坟墓里埋的是誰。他常常指給別人說：

「靠東數第五個，喂，那是第七排第五個呀，是唐煥明。你問我的朋友白騫嗎？第九排，靠東數第三個就是他啦！」

那是不會說錯的，他比一個看坟的人記得還要準確呢，那簡直像在他的記憶里排列好了一樣。

這樣浪費記憶力，在別人看來好像是無味的；然而，這却有他的意義，神祕的意義，沒有第二個人知道，而且這也是除黎典之外，沒有第二個人能夠設想到的。

其實，這種神祕公佈之後，恰能證明黎典的無聊，你要知道，自從他加入義勇軍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突然尊貴起來，他這樣一個脆弱的生命，經常被死亡線牽引着，覺得他的生命，有隨時被毀滅的可能。他雖然還年輕，然而還有着自信心的幻想：在死的頭上加上桂冠，不是自己的光榮，而是自己最不可挽回和補救的損失！

那九十四個坟墓正是黎典幻想里最忠實的證明，因此，他時常用他最熟悉的，最慘目的幾個同伴的死，提醒着自己，教訓着自己，而且他想盡了方法，來避開那「損失」的場面。

他曾暗自給活難的鬥爭，一串不幸的估量：

死的累計，

光榮的空虛，

悲劇從此蔓延下去了！……

因為小伙伴白鶯死了，近來黎典越發感覺到孤獨，近來他又新添了好多毛病：打唉聲，流眼淚，對着靜默的黃昏，默唱着自作的新歌：

『死的累計，

光榮的空虛，

悲劇從此蔓延下去了！……』

在黃昏里，在模糊的燈光下，他怕見人。一個活生生的人，映進他的眼里便是一個最恐怖的骷髏或幽靈。這原因，是他的感覺被死亡堅固地包

圍住了，封鎖住了。

實際他自己就會這樣想過：他好像被一個暴徒綁縛了之後，拋棄到遙遠的荒郊上，那里是古代的廢墟，今日的戰場，那里有坟丘，有屍骸，在夜里跳躍着淒惻的燐火，有悲慘的風吼，從他身上橫掃過去，留下細砂。

漸漸地，他在最大的恐怖中，讓瑣碎的砂末掩埋了。——這一個青年，還沒有霖得人生的甘露，是的，他不是時刻在懷念着他的情人白苹嗎？

藏在他衣袋里的牽牛花苞和一片葉子，早就乾癟了，碎了。今天他從衣袋里把它們拈出來，放在掌心上，忽然被一陣野風吹落到山脚下的窪塘里面，零落的碎末順着傾斜的小流流去了。

黎典呆立在一塊岩石上，用着惋惜的目光，送着那零落的碎末一直捲跌到前面的小澗里。而後，他頹然地坐下了，兩隻手垂在兩腿之間，用指甲搔着岩壁，發出吱喳的聲音。他那飄忽的心情，被吱喳的音調攪得更煩惱起來，可是他的指甲更用力一些向岩壁上抓搔着。

晨光漸漸展開了。清馨的山林里，流漏着溫暖的空氣。好啣的鳥們越過白樺樹頂，上下錯雜地飛翔着，一會兒又竄進樹林里去。

黎典他早就開始厭惡這些在別人認為美麗的景色了，這些恬靜，幽美的東西，最能增加他的空虛，他很願意載着這顆空虛的心，回到囂鬧的都市里去，在那里有父母的愛，有異性的愛，有享樂，有物質的愛，有許多許多安慰的愛，來充實它……

他的眼睛迎着溫暖的晨光，畫出了以上種種的幻覺。

老劉牽着一匹棕色的蒙古馬，從黎典的背後走來，他穿着遠行的裝束，腰間繫了一條藍布帶。他喊着黎典的名字：

「你預備好了嗎？……拿來。」

黎典轉過身子，回答道：

「好了！……好了！」

於是，他跳下那塊岩石，跑到老劉的面前，從衣袋里取出兩個封好的信封，一封是寄給他的家，另一封是寄給他的情人白苹的。好像有點胆怯似的，不是，好像有點羞怯似的遞給了老劉，隨後他用極溫馴的語氣，說

一聲：

「謝謝你。」

老劉微笑着沒有回答。他把兩封信放在一起摺了四疊塞進馬耳朵里去。馬耳朵邊緣上的毛遮住了它，沒有人能以看出破綻來。

「你真會呀！」黎典讚美着老劉的手段，說：「那一隻耳朵還能放兩封信呢……」

「我還有兩隻耳朵呢！」

老劉誠謹着黎典，他騎在馬鞍上了，棕色的蒙古馬輕輕地拂搖着尾巴，順着山腰的小坡道跑下去，後蹄揚起一片塵埃，遮住老劉的背影。至於老劉的訕笑，黎典更無從聽見了。

按往返的路程計算，在日落以前老劉就應該返回來，可是現在天已經

完全昏黑了，還不見老劉的影子。隊長和參謀徐本凡從房子里移到房簷下的板凳上坐着，候着他，一會兒隊長立起身來，倒背着手，在房簷下用沉重的，拿悶的步子來回地慢踱一陣。

更黑了。

四外的蛙聲連成一片了。

隊長對參謀徐本凡說：

「你想是不是出了什麼岔頭？」

「不能……」

「隱；或則是……」

「或則那一邊臨時發生另一種問題？」

「總是不出什麼岔頭才好。」

隊長的話氣，近乎虔誠的祈禱了。他仍舊倒背着手，用沉重的，拿悶的步子，在房簷下來回地慢踱着。除了他自己，誰也不能偵察出他內心的焦急。

隊長以時間的深度，來衡量岔頭的大小。他默想這一件事情，很少有好的結果。一直到老劉和那匹棕色的蒙古馬站在他的面前，這一個念頭，他還沒有打消。

老劉一邊解開「馬肚帶」，一邊向隊長做簡短的報告：

「事情非常湊巧，我還沒有趕到海林縣界，就聽說駐海林的討伐隊，在今天中午要到沙蘭鎮去勦匪，我爲了探聽這消息的虛實，我在南平甸子

等候着他們，因為那里莊稼人說討伐隊必打南平甸子路過的，果然不假，剛一歪晌討伐隊就到了南平甸子，大約有一中隊的樣子，我等他們向西南開走，我也就往回趕，趕的很快；可是大概足足耽擱兩個時辰……」

聽完老劉的報告，隊長意外地高興。他讓老劉休息去。而後他又傳下命令，命令全隊星夜向海林縣出發，於是全隊隊員立刻活躍起來。

老劉將馬鞍揹在肩上，牽着馬向自己宿舍走去，在房子外面已經有許多隊員在整理着自己出征的利器了。

黎典獨自站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只管等待着老劉來，他聽到馬蹄聲，機靈地撲奔過來，湊到老劉的跟前低聲問：

「很順當嗎？」

「你問的是什麼？」

「信，怎麼樣？」

「對不起……我沒有到城里啊！」

「你騙我！絕對不能的！」

老劉從馬耳朵里掏出原來的信封，遞給了黎典。馬在搖着牠的笨重的頭。

黎典半信半疑地拿着信封，跑回房子里去，借着微弱的燈光，看信封一眼，他失望了，他不自主地，輕輕地嗚咽起來……

外面有何宣傳員招呼着黎典：

「快一些！把宣傳品捆起來呀！」

八

在海林縣的街市上，「滿洲國」的旗子，都變成了五色布條在街上被晚風踢捲着。牠們就像偷嘴喫的狗，挨了主人的責打之後，垂着尾巴怪可憐相地藏到人不見的角落里去。

十分鐘以前，縣政府的門樓上，爲了歡送討伐隊而掛的「滿洲國」旗，還懸在半空里傲慢地招展着；可是現在那一面傲慢的旗子，已經陪伴着他的縣長和××參事官，被搬到隊長的臨時辦公室里來。

這位縣長，這位××參事官，全和那面旗子一樣失去了招展的自由，

他們的手反綁着，充滿着驚恐，畏懼的神色，再也看不出來一縣之長的尊嚴。雖然××參事官還要免強昂首直視；可是他的脖子早已軟癱了，而且下巴骨扣打得咯咯直響。

四個粗壯的隊員，按壓着他們倆的肩膀，迫令他們倆向着隊長跪下。縣長首先服從了，××參事官還在掙扎着帝國的尊嚴，然而結果讓一個隊員把他踢倒了，他滑稽地仆在地上，精短的身材，球一般地滾着，口里噴着只知是憤怒而聽不懂的話。當一個隊員把他扯起來跪下的時候，參謀徐本凡用××話問他：

「你不怕死嗎？」

「混蛋！誰敢弄死我？」

「不摘旗子是你個人的主張嗎？」

「有我，也有縣長。」

於是參謀徐本凡把方才的口供說給隊長。隊長開始審問縣長。

「你爲什麼不摘旗子？」

「嗚嗚，司令……我是不管這些事兒的。」

「不管這些？……槍斃你好嗎？」

縣長突然尖叫起來：

「饒命！饒命！司令你饒命！……我不是賣國賊！」

「我帶走你，你願意不？」

「放了我吧！」

隊長笑了。他不再往下問，他命令隊員把他們倆帶下去聽候發落。

海林縣監獄里的犯人一律釋放了。獄門大開着，門內躺着深長的甬道。在一列低矮的監房身後，那里有一座處決死刑的絞台，它之周圍已經讓市民塞滿了。在晚天的西角，凝結着橘色的雲團，稀落而修長的露輝，從雲團里射出來，露着堅強的鋒芒。

絞台空閒着，可是市民們的目光，貪婪地向絞台上注視。他們心里都在想：不久那里將發生一件稱心如意的事情了！

那彷彿是一座大戲台，兩個主角一走上台，四外的觀衆突然嗷叫起來，有的譬如熱狂地捧角色，拍着巴掌喊：

「好啊……好啊……」

脆快的掌聲，呼叫聲，和詈罵聲，絞成一團，而且在空中盪着冗長的回響。這聲音使兩個主角更加戰慄起來。

隊長挺直地站在台邊上，闊展着激昂的喉嚨，對台下的市民說：

「有人反對我們的舉動嗎？」

台下一致地回答：

「不！」

「那末，讓我們來絞死這一對畜牲吧！」

台下有人反對了：

「不……大解八塊才解恨哪！」

這一個臨時動議，被更多數的人贊成了。

然而，隊長並沒有照那樣辦。首先把××參事官吊起來了，這位不怕死的參事官，在羣聲狂呼當中斷送了生命，其次，那位自稱不是賣國賊的縣長，也在羣聲狂呼當中斷送了生命。

在人們還沒有放淨的時候，一個年輕的小伙子，像匹野馬似的跑上了絞台。他嘴里不住地叨念着：

「你看，他們一定沒有死斷氣！」

於是他開始剝掉他們的衣服，尸體還沒有全硬，赤條條地像兩口年豬，鼓起雪白的肚皮。他從腰里掏出一把尖刀，割下他們的陽物，而後插進他們自己的嘴里。於是，人們一齊嘩笑起來。

這一幕慘劇，始終留在黎典的眼前，他認為這一幕慘劇，比××飛機

用機關槍射死一個無辜的牧童，還慘上幾倍。因此，他以爲從這個世界的人類中永遠，永遠找不到真正的愛與和平了。然而黎典又恰是一個最怕「仇恨」，最怕「戰爭」的人，目前的生活，大部份不能滿足他的理想的，不過，讓他自己任性地離開這里又不可能，——他曾籌思幾次了，除此而外，沒有較好的出路。這樣他只好忍耐一時，等待着連自己也不會想到的機遇。

第二天侵早，大隊從海林縣城里撤退出來。黎典終於把兩封信丟進城內的郵箱里。一路上他少魂失魄地走着，就好像他的心被郵走了似的。起初他在隊半腰，走出十里之外，他被落到大隊最後面了。隊長在馬身上看見了他。隊長招呼着：

「黎典，爲什麼走得這樣慢啊？」

黎典他聽見了，可是他沒有回答。於是隊長接着問：

「黎典，……黎典！你走累了嗎？」

不等黎典回話，隊長就用兩隻腳跟磕着馬肚，馬快跑幾步，追到黎典的身邊，隊長就從馬身上跳下來。

「你騎馬走吧。」隊長收縮着銳利的眼睛說。

「不！」

「不？你來，看我抱你上去。」

隊長用他堅實的胳膊，把黎典托上了馬鞍。他像一個謹慎的馬夫，牽着馬韁繩，快意地向前走。他問黎典：

「你高興嗎？」

「我很高興。」

「你心裏想什麼呢？」

「隊長，到藍旗堡還有很多的路嗎？」

隊長告訴他說還有三十幾里地，可是黎典並沒有注意那個里數。現在他的全付精神貫注在兩封信上，他回想着信上所寫的話，猶其是給他情人白萃那封信裏面的造句，使他自己得到美滿的，深邃的回味。

——如果，你知道我現在怎樣的活着，我相信你更要同情我了！是的，我是終日讓惡鬪吞殺我，脅迫我；但我仍然是我，我連一個手指都沒有受傷，都沒有殘廢，我的幸運也即是你的幸運吧？

| 萃，我的至上的情人，你千萬別因為我們久別而時時讓自己苦悶！你期待着，不久的將來，東升的太陽就要送一個勝利者獻到你的懷里，他，永遠是歸你所有的！

正和臨別時給你所留的信裏的意思一樣：我是你寂寞時的小鳥，我能唱出各種各樣的抒情曲給你聽，使你喜悅，使你患苦悶症的青春立刻活潑起來，但是，你的小鳥，不能不有牠的冬天，冬天！『冬天來時，春天就不多遠了！』現在你就當準備好你的耳朵，來春的噪門，將更嘹亮，更美麗，更動聽，更能撩動你的情絲，| 萃，預先陶醉了吧！真的，將來的事實，牠會證明我今天說的話，不曾分毫欺騙你呀！

.....

黎典他盡量回味信里的字句，有許多話，使他的心顫微笑，他忘記這是在廣漠的山林中，逆着冷風旅行了，他騎在馬上，精神非常倘恍，也非常舒適，那恰如不識世事的孩子，躺在慈母的搖籃裏。

秋深欲雨的天空，忽然落起雪來。開始落到人的身上，落到大地上，不久便溶化了，不久那白色的薄片在人身上和大地上堆砌起來了，自然人們是會抖落它的。

可是，在黎典的帽子上和肩甲上已經被雪壓滿了。

隊長一面用袖拂去馬屁股上的雪，一面對黎典說道：

「喂，懶東西！看你身上的雪呀，快動手打掃打掃吧。」

「打掃，打掃……」

他只是說了，並沒有動手。他的心裏正在反復地朗讀着詩人雪萊的詩

句：

「冬天來時，春天就不多遠了！」

可是他突然醒轉了，現在他雖是經由冬天的雪路而不是向着春天那方面走，他怨恨這一條路，這一條路實在不能滿足他的理想。

「隊長，藍旗堡距背山屯還有多遠呢？」

「半天的路程。」

黎典這才打掃他身上的雪。

九

雪還不停。

所有的路全被塞住了。大隊迎着迷人的風雪，在一尺多深的雪路上行進了四十多里地，趕到藍旗堡的時候，大家都有些疲困了。雪越發地下大了，密了，肥厚的雪花，幾乎織住空間。破落的藍旗堡讓大雪粧飾得偉觀起來。

隊長命令全隊暫停在藍旗堡。黎典得到這個消息時，快活地拍着手。

當時他對畫家孫國基說：

「多住一天才好，這裏多少是帶點人間氣味的。」

「怎麼見得呢？」

「生活是和我們不相同的，還有……」

「你感覺祇稍比我們安適一些嗎？」

「自然不必我說嘍！」

「你想錯啦，但是這不能怪你，實際是你的經驗太少了。」

「我不信！」

「那末，你看見過莊稼人所受的劫難嗎？幾次？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我可以想像得到的，劫難未必永遠屬於他們的罷？你

看，」黎典指着土屋裏一對中年男女給畫家孫國基看，那對男女正在灶間

準備着他們燒飯，臉上露出十分快活的模樣，並且那個男的還哼着「十八摸」的調子。於是黎典諷刺畫家孫國基一句：

「那也是你想像得到的嗎？」

「自然不必我說嘍！」畫家孫國基用黎典的話回答黎典。

「哼，你也想錯啦！我用不着解釋，事實勝於雄辯！」

然而，畫家孫國基需要給黎典解釋一下，當時因為黎典的神色很好，於是他把要說的話緩一會兒再講。他僅僅向黎典微微一笑，就跨過門限，去到別的屋子裏幫着伙伴們安排什物去了。

在黎典的臉上所表現出傲慢的態度，不是年輕的，不是幼稚的，不是無成見的。畫家孫國基離開他好久，他的鼻孔還在弛張着，他好像不忍那

傲然的氣魄，輕輕地從他的意識中失去，他認為那是值得永遠保留的哩。

而後他走到那男女左近，企圖在那之間沾得一點快活。

那個男人往灶裏填幾根乾樹枝。側過頭來和黎典攀談：

「老疙瘩，你十幾歲？」

「十九啦。」

「聽口音……啊，你是什麼地方的人？」

「哈爾濱。」

那個男人用火棍挑了挑灶裏的樹枝，讓火頭旺一些，同時向他的老婆溜一眼，那意思是說：「你見一見『世面』罷，這小伙子是大地方的人！」

那個男人站起來了。他面對着黎典半天也不說一句話。方纔被黎典發現的一點快活，現在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。接着他又追問着黎典：

「你沒有家嗎？」

黎典他羨慕有家的人，他不願意說自己有家，所以他回答那男人說沒有家。同時他說：

「你們該多末福氣！」

「我們才不呢！」

「有家的人總是快樂的呀。」

「不！哪裏有快樂？」

「可是，我看你們比我們高興多了。」

那個男人又俯身拾起幾根樹枝填進灶裏邊去。他習慣地嘆一口氣，然而這輕微的唉聲，被灶裏樹枝的爆火聲所埋沒了。當那個男人第二次站起來的時候，灰暗而削瘦的臉上，浮出一層愁容。他緊接着答覆黎典的話。

他說：

「我們一年四季都沒有高興的時候，你想，像這樣的年月，哪裏有讓我們高興的份兒呢？總是担驚受怕，怕過今天，又怕明天……總是過缺柴少米的日子！……老痲疽咱們說實在話，有一點兒高興就全是你們給的；別的不說，你們一來到我們堡子，總是給我們扔下點兒東西……」

「那些東西是我們從城裏搶來的！」

「多搶點兒才好哪！那些吃飽了飯沒事做，祇會給小鬼子磕頭的狗養

的，斬盡殺絕才解恨哩！……老疙瘩這回你殺幾個？」

「我沒有殺。」黎典十分不高興講殺人的故事。

「你爲什麼不殺？」

「我……我不願意殺人！」

「啊！菩薩心腸的老疙瘩，多殺幾個壞人，老天爺不會怪你的呀！」黎典覺得這男人的話，一句比一句不中聽，而且到最後竟有向他責難的意思，這使他非常發氣，他很想教訓那男人一頓；然而他覺得對於一個愚蠢的人是不可以理喻的，因此，他大量地走開了，走到房外去。

雪漸見稀薄一些。每家屋頂上冒着旺盛的炊烟，參混在雪花裏不愛消散。低氣壓更迫牠降到低空，黎典被這濃烟窒息了。

他一邊嗆嗽着，一邊向另一間房子走去，當離門切近的時候，他偶然聽得一種爲他最熟悉的聲音，於是他停在門外仔細分辨着，不錯，那聲音是從西北來的，而且越來越近了。他在門外驚恐地喊叫起來：

「飛機！……飛機！……飛機呀！……」

從每扇門裏立刻有許多隊員擁出來，他們全是鎮靜地傾聽着，並不顯得慌亂。

於是黎典指劃着西北方喊道：

「在那一面，很近啦，很近啦！」

「不要叫！」誰立刻制止着黎典。

「不，真的，你們聽！」

所有的隊員他們比黎典更熟習這種聲音，這確是飛機，而且他們從聲音裏鑑別出這是轟炸機，而且是不止一架。

隊長照常地發命令：

「快把馬牽進屋子裏！誰也不准出門一步！準備好！」

已竟有五架轟炸機在藍旗堡的低空偵察着，盤旋着。巨大的音響震的這地基不固的土屋抖顫起來。農民們都傾聽着自己心房的跳蕩，同時計算自己命運的長短。

黎典像在遇難的海船上，希望得到一個救命圈似的在尋覓着安全的所在。

然而第一顆炸彈落在堡子附近的一株老榆脚下轟地一聲爆炸了，木

片，土粒，雪屑統成一片浪花飛揚到半天空去。

接着這浪花就在堡內飛揚起來，有幾處被炸燬的土屋已經起了火。這時候朝天槍也響了，農民們拚命地哭叫着，大罵着。炸彈連續地掀着浪花。

黎典從屋子裏跑出來鑽進一垛很高的柴堆裏去，他像一隻胆怯的蝸牛縮成一團，他戰慄得幾乎整個身子左右搖動。被掀起來的土塊向柴堆上擊打，地顛簸着，黎典已經失了知覺。

當他的知覺恢復常態的時候，他再也聽不見那種可怕的騷音了。他担心地從柴堆裏探出頭來，看看四外的慘狀使他驚駭不置，全堡的房屋全都炸燬了，零亂的屍身狼藉在雪地上，雪被染成斑駁的紅色了。

他爬了出來。他在柴堆旁呆立了許久，他不知道自己怎樣才好。突然他聽到幾聲慘叫聲，彷彿這叫聲喚醒了他，於是蹣跚地背着那慘叫聲往前走，前面就橫阻着一個模糊的屍體，他兩手蒙住眼睛走過去，可是剛走不遠又是一聲慘叫把他嚇住了。

一個人在深雪裏亂滾，左近的雪盡成紅色。他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圓，令人駭怕。黎典稍微定睛一看，原來這個人就是畫家孫國基。

黎典向後退了兩步，然後叫道：

「起來，孫國基！」

畫家孫國基的眼睛完全不中用地上翻了一下，咬着牙根說：

「打死我！……打死我！」

黎典又向後退了兩步。他看見有一隻大槍在他身側的地上，槍柄的部份已經陷進雪裏了。黎典俯身把它拾起來，嘩啦一聲拉開了槍機。

畫家孫國基的臉上，顯出一點痛苦的笑容：

「謝謝你！……痛快吧！」

可是那隻槍從黎典的手裏滑落到雪地上了。隨後他越着畫家孫國基的頭部走過去。嘴裏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沒有那樣狠的心腸！……孫國基，我祝你平安了！」
於是，他加快地跑開了……

他不辨方向。他像隻迷途的小鹿，沒頭沒腦地在積雪的漠野上瞎鑽。

天黑了。

十

從綏旗堡事變發生到現在已經是三天了。在這三天之中，黎典不曾間斷他的跋涉，風雪弄僵了他，可是他不得道行程怎樣艱苦，每一步都踏在希望上，每一步都可拾得適意的幻覺。當他沿着哈綏綫行進哈爾濱近郊的時候，他的全身好像有烈火燃燒着。他恨自己沒有生翅膀，不然，他一下就飛到家里，飛到情人白萃那里了。

「這是一個長夢啊！」他回憶五個月中的經歷，而後得到這樣的感覺，而後他以另一種的情調，輕輕地哼着那個自作的新歌：

「死的累計，

光榮的空虛，

悲劇從此蔓延下去了！……」

可是，黎典已經從悲劇里脫逃出來了。現在他正像一個死里逃生的人，奔回自己的家。籬笆依舊，只是籬笆上的牽牛花不見了，還有枯乾的蔓藤雜亂無章地掛在那里。

黎典他推不開房門。於是按門鈴。

一個××僕役拉開門探出頭來，他看黎典穿着襤褸的破棉衣像個乞丐，瞪着眼睛罵道：

「滾蛋！……滾蛋！」

「黎家在這裏嗎？」

「滾蛋！」

門砰地一聲關上了。黎典還有心再按一下門鈴，然而他沒有，他失神地走下了台階來。

他走到籬笆外，恰巧碰見鄰居董二娘，這一個中年的女人，她拉着她五歲的孩子，剛從一家小雜貨店走回來。黎典向她打着招呼：

「董二娘！」

「呀，你是黎典？」

「你知道我家搬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「你爸爸抓去了！你媽吊死了！九月的事情。」

董二娘一口氣說完，扯着孩子的胳膊就走。黎典在她身後緊追兩步，並且叫着：

「董二娘！」

「你快不要跟我！……今天戒嚴，你小心哪！」

黎典像個塑像立在街頭上。西北風帶着刁狡的聲音襲擊着他，他不知道，有幾個行路人急急從他身旁擦過，他也不知道，他的衰弱的知覺，讓絕大的悲痛攢死了，現在他如同一個痴人。

是怎樣走到情人白萃門前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可是他知道喊着白萃的名子。

一個年老的婦人悄悄打開了門，她從很小的門縫里露出嘴巴，小聲地

說：

「快走罷孩子，小心連帶了你！」

「老伯母，不認識我嗎？我是黎典，讓我進去好嗎？」

「你是黎典？啊，你傾了我的孩子，你是給小萃寫過信嗎？」

「怎麼……我沒有！」

「她抓去了！她至今還沒有下落！」

「怎麼？怎麼……我沒有啊！」

「不必說啦，你快離開這里！」

關門聲，把黎典的腦子震昏了。

後來他憑着他僅有的記憶，找到他姨父的家里。他姨父見了他，臉都

嚇白了，他護：

「你原諒你的姨父，今天戒嚴，等一一下一定要查戶口的，我不能收留你……」

「戒什麼嚴呢？」

「有消息：明天義勇軍攻哈爾濱！」

「那末你讓我住下罷。」

「你趕快走開，就當你救了我的命！」

他被姨父推出門來。他不知不覺地走到繁華的大街。街上的行人，都顯出張慌的面孔。街上有××兵，稽查，偵探搜查行人。每個十字街口都有十幾個持槍的××兵，刺刀向外，指着行人的胸口。

摩托腳踏車在街上瘋狂的巡行着。這里一切景象都彷彿大戰將臨的戰區，軍心與民心都異常恐慌，動搖。銀色的偵察機在四郊的低空盡職於自己的偵察工作。

黎典餓了，他以僅有的一角錢，買了五個燒餅。他就倚着那家燒餅舖的門旁，將那五個燒餅接連地填進嘴里去。他覺不出來飽沒有飽，祇感覺口里乾渴，淡而無味。肚子發脹。

同時，他很疲倦，兩條腿再沒有撐持他上體的力量。恰好這燒餅舖屋里有條長凳，於是他走進去，坐下了。

在溫暖的休息中，許多回憶湧上他的心頭，然而他沒有勇氣仔細去想；每一個回憶，想到不完整的斷片時，就被他用狂力擊碎了，這之間，

他突然打了兩個冷戰。

「人生，人生總是以悲痛做終場！」黎典的心里這樣給人下着判語。他頑固地搏緊了拳頭，按在左右膝蓋上。牢實地扣住牙齒。白眼球十分之三凸出了眼眶。「什麼都是空虛的，如同一場離奇的惡夢！……爭奪！殺害！沒有完結的人類的互相仇視，將永遠成爲世界上全人類的需要了！但是，我已經看夠了，做夠了，我對天說：我再不願意接受那些最討厭的玩意了！……把它送給不知事的孩子們罷！」

他想到這裏，對於現在所謂進攻哈爾濱的義勇軍有着過分的卑視。他根據本隊的全軍覆沒，甚至使他不相信在這世界另有什麼義勇軍存在，即使有，他未免遭到同樣結局的。

有一個××兵托着上好刺刀的槍追趕着一個年輕的女人，正從燒餅舖跑過去。過燒餅舖不遠，那女人被刺倒在一家倒閉的商店門前。黎典這時探出半截身子，他看見有一股血從那女人的脊背冒出來。可是，這件事，並不使他怎樣衝動，這件事，在他的心里僅不過蕩一下平凡的漣漪罷了。

他是看厭了這件事情了。

黎典掉過頭去，跟燒餅舖老闆說：

「看起來，和平是絕望了啊！」

「少說閒話……你是外鄉人嗎？」

「什麼？哈爾濱養了我十九年了……」

「好啦，請您回府罷！揀好日子再來談！」

「我再坐一會兒不行嗎？」

「不行！你就走！」

「不要氣，我回……」

可是回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養了他十九年的哈爾濱沒有他的家了！

他好像一條喪家的狗，落寞而胆怯地徬徨在街頭上。他垂懸着頭，彷彿在尋找十九年前的自己的足跡，然而，他的目光無意中觸着那個不幸的女人留在地上的血泊，他無動於中地從那上面踏了過去。

傍晚，天氣更轉寒了許多。

黎典週身的血液，讓冷風吹發了。他艱難地移動着像木製的假腿，向松花江江堤那面走，他記得江堤上有許多大木垛，那木垛有空隙地方，是

乞丐們永久的家。

一路上，他排斥着內心的悲痛，向着那個「家」走去。要僵死的知覺，不允許他注意前後的行人。

「站住！」

聲音在黎典的身後，非常粗暴，可是他沒有聽見，他仍舊向着那個「家」走去。

白色金屬的光芒，突然在他眼前閃動一下。

「站住！舉起手來！」

黎典的手剛剛舉起，接着又被夾進兩個便衣偵探的腋下。接着又拖着
他走了。

他被架上一輛馬車。這時候天已經全黑了。馬蹄敲在瀝青馬路上，發出清脆而調合的音節。黎典僵死了的智慧，被這音樂甦醒了。

「你們要我把送到哪里去？」黎典質問說。

沒有人回答。他聽見可怕的笑聲。於是他戰慄着氣憤地發問：

「你們拿我當做什麼人？」

「老弟，說句笑談罷，咱們『同行是冤家！』」

沉靜和黑夜一樣可怕。祇有音樂的節奏加快起來。再過些時候，那清脆而調合的音節，突然在××憲兵隊的門前停止了。